

鲁敏·著

人在机关，遍地机关
唉，机关那些事儿……

机关

第二版

人民文学奖、小说选刊奖、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得主

鲁敏·著

机关

第二版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机关 / 鲁敏 著. - 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08.4

ISBN 978-7-5366-9571-9

I. 机… II. 鲁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35480 号

机关

JIGUAN

鲁敏 著

出 版 人: 罗小卫

策 划: 廖 华章同人

责任编辑: 陈建军 刘玉浦

特约编辑: 闫超 罗亚晴

封面设计: 布克 



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

出版

(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)

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

邮购电话: 010-85869375/76/77 转 810

E-MAIL: sales@alphabooks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925mm×1280mm 1/32 印张: 8.375 字数: 190 千

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2 版第 2 次印刷

定价: 20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 023-68809955 转 8005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

鲁敏，中国作协会员。多篇小说入选各种年度选本及作品合集。曾获2007年人民文学奖、《小说选刊》2006-2007年度读者最喜爱小说奖等。第六届中国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上，荣获“2007年度青年小说家”称号。2007年第六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，获“年度最佳新人提名奖”。出版有长篇小说《戒指》、《博情书》、《百恼汇》等。

策 划：人華 华章同人

责任编辑：陈建军 刘玉浦

特约编辑：闫 超 罗亚晴

装帧设计：布克设计

电 话：010-85869377

网 址：www.alpha-books.com

投稿邮箱：alpha_books@126.com

目 录

1 / 高级郁闷

7 / 出了点小问题

11 / 刘开强之前传

15 / 最好的时光

19 / 迎接第三次浪潮

22 / 沉默是金

28 / 天气预报：暴雨将至

32 / “知道”与“不知道”

38 / 秘书小田没有笑

45 / 老左的日记

49 / 小李子与女副局

53 / 祸福相生

57 / 细节决定成败

63 / 不求最好，只求最贵

66 / 会议室上空的口臭

71 / 削掉三寸发

75 / 小田秘书与高岭秘书

81 / 吃了软钉子

- 85 / 新人新气象
- 88 / 从对手到同盟
- 92 / 高岭的高招
- 99 / 谈起女人
- 108 / 有人写了匿名信
- 112 / 黎明前的黑暗或黑暗前的黎明
- 117 / 无间道
- 122 / 酝酿新媒体
- 126 / 深挖洞广积粮
- 130 / 静海深流
- 136 / 春江水暖鸭先知
- 140 / 元旦晚会
- 147 / 女副局长家事
- 153 / 龙兄鼠弟
- 160 / 匿名信万岁
- 166 / 纸包火
- 170 / 把水搅浑
- 175 / 不幸各有不同

183 / 一箭射三雕

188 / 喧嚣的旅程

200 / 聪明人逢上尴尬事

207 / 老子与孙子

214 / 上面来人了

219 / 哥俩好

223 / 刘开强拐大弯了

230 / 女人之间

235 / 永别了，日记

240 / 乾坤大挪移

246 / 送还是不送，是个问题

250 / 新一轮博弈

256 / 从明天起……

高级郁闷

刘开强是小车司机。

他车上的领导、他天天像个黄牛包车夫一样拉来拉去的那位，叫什么？啊，不行，不能告诉你，领导的名字也是资源和秘密，咱不能随便透露，这是最起码的规则。但我们可以叫他 D。

真的，他长得很像英文字母 D，肚子那么大，头通常都保持着后仰的姿势，即使走路也是这样。当然，像中国所有的中小官员一样，他很少有机会走路，他总是坐司机刘开强的车。这样，他的双腿功能可能有些欠缺了，唯一发达的是他的腹部，其与时俱进之势不可抵挡——除了卖裤子的导购员，就是贴身跟班刘开强也没有机会测量他的腹围，只有他日渐沉重的肉身及拖沓脚步足以证明这一点。

D 是管理局机关的二把手、第一副局长。人们对二把手往往有些不以为然，以为他终究脱不开老大的阴影。其实这种想法有些形而上了，最起码在这个局，因为直接分管业务与市场，D 这个二把手就很有影响力，某种程度上，说不定比一把手还要吃香。一把手呢，因为地位实在瞩目，总有些高高在上、不怒自威的意思，叫人望而生畏。倒是 D，特别的平易近人，特

别的嘘寒问暖，怎由人不疾步趋迎……

D 副局长的腋下通常会夹着一个包，这个包他常年都带在身上，走到哪儿都不离不弃，像一个外置的阳具。事实上，D 很少用这个包，作为一个官员，他基本上没有现金、香烟、身份证、银行卡、月票这些零零碎碎的玩意儿，更不用说笔、纸张以及面巾纸之类。所有的日常备用品他都不必携带，到哪儿都有人替他准备好，万一没有备好的，甚至都轮不到秘书或司机去帮忙，等着插空儿效劳的人多着呢，个个眼疾手快、见缝就上。

有时候，刘开强都纳闷：D 副局长为什么要随身带包呢？经常大清早的，刘开强在楼下等他，D 匆忙之中把包给忘了，刘开强于是就会“噎噎噎”地重新跑上楼，敲门：包！D 局忘了带包……

开门的是 D 副局长的夫人。刘开强跟 D 副局长的夫人很熟，几乎三天两头打交道。因为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吧，那么多下面人孝敬的东西，总不能让人家 D 副局长亲自收下、亲自拿吧，那多不懂事、多讨没趣儿，搞不好惹恼了，人家 D 副局长会一脸正气地交到纪检部门去的……所以呢，这些提不上筷子的小事总是刘开强来，好在他从前在部队里练下了好身板，不论下面送的什么，细软的或实诚的，一肩扛一手抱，三下两下也就送到四楼，顺利抵达终点，由 D 副局长的夫人亲自收下了。

听上去，什么什么局长的夫人，应当是珠光宝气、雍容华贵的吧，可是，唉，不如意事常八九啊——刘开强时常能感觉到，D 副局长对他女人的不满——选择的这个 D 夫人，可能也是 D 副局长年轻时犯下的错误，悔之晚矣的错误。那时候，他还不是领导，只是个吭哧吭哧、加班加点的技术人员，因而也就目光短浅了、随便将就了。

作为一个官太太，D夫人确实笨拙了些，她不太懂得收拾自己，刘开强从来没有从她身上闻出过香水或任何化妆品的味道，也从来没有听到过玉佩首饰迎风撞击的声响。她几乎没有节食的意识，像乡下妇人那样长年保持着对肉制品和面食的热爱，任凭身形顺流而下。她老家是山东人，一日三餐都生食葱蒜，就算刘开强跟她打交道的时间就只是开门关门这么短短几分钟，可是，那朴实而冲鼻子的味儿，还是一阵阵春风扑面……总之，她是个老实而健壮的妇人，也是不会享福的那种女人，中规中矩地任凭衰老和落伍这两把利器在她身上四处宰割。

这就真有些可惜了，在D副局长这个位置，多需要一个明眸善睐、典雅大方的太太四处撑撑场面呀！难得带她出去应酬一下，家里这女人就像抓瞎了似的临时跑到商店买衣服，最后总是挑些又难看又昂贵的套裙，一上身，人就僵了，那衣服像是绑在她身上，脖子里还应景般地挂些珠链——要么太粗要么太细，根本谈不上应景，绝对只是杀风景，反倒凸显出她颈子上的道道沟壑。她生硬地跟在D副局长后面，谁也不敢看，眼光像风中的塑料袋，在半空中飘来飘去，脸上半笑不笑的比哭还不自如。D副局长用余光看看自己的女人，又看看别人的女人，真是饮恨如药，无处发泄。

这是D的郁闷之一。

还有之二，关于官员生涯中小礼品的郁闷。大形势大背景自不用说，无论如何，做领导总是好的，好处千万条人人都知道，可不知道的呢！

比如就说这收礼。这个问题真的很大，大得超过任何一个艺术门类，大得D副局长都可以开门课做专题讲座，真的，谁知个中滋味哇！

在机关里，反腐倡廉的学习是非常频繁的，放录像，听讲座，学文件，正过来反过去，像在炒蚕豆，给头头脑脑们轮番地上政治课，听得多了，反倒麻木。但有一次，是部里来的一个专员，就反腐问题，专门的跟管理局高层领导讲了一次话，那个讲话，特别的家常，是那种深入浅出、推心置腹的风格，因而给 D 副局长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。

专员说的是关于政治生涯的成本——大意是，哥儿们能混到今天这个位置，是前面吃了多少辛苦、花了多少工夫、打败多少对手才一步步熬来的，这时间成本、机遇成本不可谓不大。那么，如果你现在，为了个几万块的小钱，给小人抓住辫子，瞬间山倒水干、灰飞烟灭，划得来吗？再往后算算，你若仍能平安在任，年收入好好的小几十万地摆在这里，多省心省力！再往长远看，领导同志的收入，总归是要芝麻开花节节高的，只要后半辈子在任上，两三百万都是不愁的，何苦呢，这个大账要会算嘛，要懂得爱惜自己嘛……

不知别的人怎么想，反正 D 副局长是给一下子说通了，他想起了他年轻时仰人鼻息吃的那些苦，想起高高低低一步有脚印一步没脚印走到今天的不易，是啊，要珍惜，要会算账。自此，他开始对钱啊、卡啊什么的特别敏感，千儿八百的小意思他就按下不表，反正每到过年过节，他一样也是要往上面的“大头目”们那里再孝敬的，左手进右手出，不进就没有出。但是，只要款额一过了警戒线，他就严格地咬着牙却之不纳了，虽然也心疼也不甘，可怎么办呢，一个人总得有点敬畏心吧，大路子他可不能走错——毕竟，他太喜欢当官了！所以得稳住，得保好。

但除了钱与卡之外，于礼品方面，他的尺度就要宽松多了，毕竟，拿点吃的穿的用的，吓不死人，谁还没个人情往来、三

朋四友？好解释的，说到天下都能讲得通的，中国人的哲学，从来都是礼尚往来的，这是中国特色，难道他能抓住自己的头发跳出中国？不可能的事情嘛，所以……

但是礼品，唉，真缺乏创意啊，他们为什么不换换花样呢？为什么不能像巴黎时装界那样推陈出新呢，每半个季节都会整出令人眼花缭乱、应接不暇的秋冬款、春夏款什么的？多么古板的礼品界！总是那几样，比老三篇还老三篇——

春季，万物生长、蠢蠢欲动，那些江湖气很重的商人们会送来澳洲进口的袋鼠精胶囊，潜台词非常明显的壮阳药，更有赤裸裸的，直接送来的就是原装的那蓝色“小药丸”，好像在怀疑 D 的性能力似的，可恶！

夏季呢，赶在端午前后脚儿，他们会送名贵洋酒，死贵死贵死沉死沉的，喝么不舍得也喝不惯，出手么没价码也没下家，更怕给外人知道了，露馅，得，只好放在床下，那玩意儿很占地方的。每晚，在 XO 那接近洋人腋味的复杂气味中，D 对他的女人愈加感到厌倦……或者，有些出手小的会送些水牛皮席、真丝麻套被或高原长绒棉等床上用品，其实，床上用品再高级有什么用，女人不高级呀！D 是真的感到不堪烦忧了……

到了秋季，所有的送礼人突然都粗俗起来、实用起来，他们个个儿的都用蒲包装上几十只阳澄湖大蟹，那些蟹子，手脚被红丝线缚住，青壳金毛白肚皮不说，满是毛的脚上又另外挂了防伪的戒指，反正就是强调其货真价实。初看时倒也稀奇，见多了就烦了，而且这玩意，不像别个，能放能存的，必须得趁着新鲜吃呀，可是螃蟹又哪里能多吃呢，弄不好要闹肚子的。况且，家里那女人多拙！光是会水蒸，不能做蟹黄包么？不能做香辣蟹么？真是的，到最后，倒有一小半是要扔掉的！

冬天，快过年了，他们就送羊绒衫、皮具、化妆品、香烟、

进口水果、土特产年货，总之，很雷同的，常常徒然地放着收着，穿么穿不上，吃么吃不完，最后，那些吃的，便在阳台上窗台上慢慢地坏了……

反正，到最后，这官儿当得，实惠竟似没有了，给打薄了，给消解了，根本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样膏肥肠油啊！这种冤屈，还没个体己处可以诉说！唉，要知道，D 副局长是需要钱的，他儿子还在加拿大念书呢，那每年实打实十五万的费用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啊。

对了，还有别墅的问题。现目下，哪个有头有脸做局长的没个第二居所？可他到现在还没买呢，这是很丢人的，太丢人了，在圈子里根本就是很难堪的……钱当然是一个方面，另一个方面，他不大喜欢别墅呢——他就是乡下土生土长的孩子，真要弄个别墅，还得弄园子弄黄土地慢慢伺候，一到晚上黑灯瞎火鬼吹灯似的，四周连个熟人都碰不到，有什么好！而且，就算进了别墅，就跟老婆两个待着，有什么待头啊！每每想到这些个，他就打心眼里不喜欢、不开心！说实话，他就喜欢住在市中心，住得高高的，电梯一直送上去，晚上往楼下一俯视：热闹、大都市，尽在把握啊。如果家里不想呆了，一抬脚，就能找到快活的消遣处！

可这些话他不能对外人说，曾经说过一次，惹得桌上一圈局长副局长们都笑话他是“小农意识”，一点不“国际”……并且，那些人的目光，分明就是怀疑他的经济实力的，好像他这个副局长做得很无能似的，连个别墅都没置下来……

所以说，真的，D 副局长虽贵为副局长，可也有其一大串子的郁闷呀。虽然矫情了些，可真的，他总感到，自己既算不上个如鱼得水的官员、也算不上个钻天入地的有钱人，半上不下地吊着，也难着呢。

出了点小问题

刘开强今天不行了。一个星期才一次，可他竟然还是不行。他翻下身来，连抽烟的兴致都没了。

“没关系，正常，咱们岁数都在这里了。”叶春春轻描淡写，一边光着腿到卫生间洗洗弄弄。这些年，他们做事从来都不脱上衣，开始起来方便，结束起来也方便，虽然，要照某些专家的说法，这就是有问题了，前戏不够缺乏激情之类。刘开强不管那些，习惯就是习惯，只要实用就好。而且，这会儿，从后面看过去，老婆的两条光腿，还是很那个的哈……最起码比自己强，刘开强低头瞅瞅自己，瞧瞧，开了这么些年的车，两条腿都萎缩变形了似的。

但是，刚才，叶春春说得不对，很多人也都误会了——那事儿，其实跟岁数没多大关系，就像车子似的，跟车龄并没有绝对的关系，只要发动机是好的，都可以跟新车一样飙着玩儿呢。刘开强今天就是发动机不行了——那玩意儿娇得很，心里一有事，它就做不了事儿了。

这事还不是一般的事。跟方向盘有关、跟自己的吃饭家伙有关——就在这两天，忽然有声有色地传来一股小道消息，说

机关要车改了，取消公车，这小车班得散！

所以说人啊，特别是小人物啊，靠小手艺吃饭的，哎呀，活得真虚得很呢，有时候，仅仅是无意中听到一个消息，就像是一场无缘无故的风，从老远地方刮过来，马上的，脚底下就站不稳了，心里面就没准了，连跟老婆正常睡个觉都不行了。

唉！这车改，到底谁想出来的呀，以前只在报纸上看，反正都是那些词儿：私车公用、降低机关成本、提高办公效率等等，刘开强都一直还抱着膀子看热闹呢，因为根据他的经验推断、根据机关里头的办事速度，他总觉得，要从报上的事变成现实的事，变成身边的事，还会有漫长的距离……可没想到，说来也就来了，踩着脚后跟似的，急迫得很！中午在食堂，无意中听到那些处长科长们聊天，人家都已经在纷纷地比照省里同级别机关的补贴标准，美滋滋儿地算计，每个月到底能增加多少车贴呢……

他们是美呀，可咱们司机可惨啦！刘开强心如火烧、两眼乌黑：具体如何个散法，他们这些专职司机怎么处置？谁去谁从、谁生谁死？不得而知，没人肯细说，因一切尚在传说之中，找不到人说找不到人问，往四周瞧瞧，从最老道的小车班班长老左到最嫩的小李子，人人深眉锁目、高深莫测，把个刘开强给憋得，几天出不了恭，还上火，牙痛溃疡什么的一起来了……

可这一切，都还得悄没声息地扛着，不敢跟叶春春说——说自己吃饭家伙出了问题、说前景凶卜未知，这个口，他还真开不了。

本来，四十四岁的刘开强以为自己会开一辈子车、会在方向盘上摸一辈子的。就像那些忠厚贤惠的女人，以为她们一辈子的会跟定一个男人。没想到，有这么一天，方向盘还会变心，

它不要刘开强了——这比喻听上去有点岔气儿，但也差不离，大多数人，五十年代以上的，对工作岗位、对一技之长的那个死心塌地劲儿，就跟那种最传统的生儿育女的男女关系一样，多少年下来了，皮连着肉，肉连着骨，骨带着血的，是怎么也分不开了。再说，都恁大岁数了，都恁老的一把骨头了，刘开强实在想不出，他这双手，除了摸方向盘、摸老婆的身子他还能摸什么？他还会摸什么？

叶春春洗完了回来，两条腿更白了些的，亮亮的泛着光，刘开强忍不住上去蹭了一把。叶春春却正经推开了，一边套上皱皱巴巴的睡裤：“行了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咱们还是好好合计合计。你不说，别人倒跟我说了，听说你们局机关要车改，小车班大概是要解散了。你打算怎么办？”叶春春是在管理局下面的一个二级单位，虽然不在机关，却一向耳目灵通，对上面的事一清二楚。

叶春春这么一说，刘开强伸出去的手停了下来，刚刚活泛起来的那话儿又重新塌了下去。他叹口气，点根烟，讪讪地反驳了一句：“还只是个传说呢，没影儿的事。”

“嗨，你还嘴硬。你想想，我们小老百姓，哪儿经得起风吹草动，我跟你说，哪怕就是没影子的事，我们也得如临大敌、全力以赴，去备战备荒，真要等事到临头、刀架脖子上就来不及了！”叶春春一开口就是一套套的，她有她自己的生存哲学，那种紧张的、戒备的状态，总像猫一样，弓着背。“没办法呀，谁叫咱们是小人物呢！”她经常这样自嘲。

“我想了想，就算车改，也不会全散吧，还要留几个，给领导们备着，有个小长途或其他什么的，还应当是司机开。”

“这不结了，趁着早，趁着没影子，赶紧活动呀，只要不是一棍子全打散，哪怕只留一个，咱就得争取做那一个！”叶春春